



門凡呂子
號 778
卷 2

有方錄卷之二



蒙齋廣瀨典識



世古。巖舟解纜。波濤坦如坐席。水碧天翠。上下相合。左傍豫山。礁石林立。沙土為風波所洗去。肉癯骨現。雄深怪麗。與世所稱勝槩可伯仲者。不可記其得幾何處也。右則防長衆山。高低相連於波外。有無之間。群國舟楫。以晴明得便風。飽帆東行。水中有人。被髮黑面。眼光炯炯。其沒也如烏鬼逐魚。舟子曰。是捕鮫者。腰纏數十尋。末頭係一桶。沒則拋之。浮即自抱。

明治三六年
十月十日
購

以息。其形象非人，辛楚可想。雖然，非此則無為生，生長都邑者，眼未見此狀，視為不異菜蔬，何邪？豫山欲盡處，號御鼻，石嶠岬嶸，巨石怒撐，正與豐後佐賀關相當。佐賀關亦迤邐，斗出於海中，一島又橫卧，彌縫而未合，蓋地脉相屬，而為海濤所斷也。南為湏津，北周防洋，腹大口小，以吞吐於其間，宜乎潮頭銳利，如劍戟，舟人恐怖，過此必賀。此日波瀾穩帖，菊池氏為予謀者忠也。晡時達佐賀關，訪閩跡所在，無復知處所。八幡祠前，群石一白一黑，各以類相分，界際分明，無一石相攔入。若有人淆亂，則夜中還原所，名曰

基石濱。謝肇淛所謂，疑露其室，手談池，恐指此所也。夜猶宿船。

二十八日，從佐賀關至鶴崎，相距五里，皆肥後侯管內。其在豐後國者為四萬，治鶴崎，歲遣亞大夫一人，吏人若干名，理政事，其餘則土著人家，溢郭，商賈輻湊。風土人物，宛然侯國也。肥後帶海於西，東則接山，故舟可以西蒞，而不便於東駕，嘗以天草郡易之。舟船帆檣，凡侯覲就時有用之具，咸蓄於此。有故城，大友氏嘗被兵，圍國城壘皆陷，女將據此城，自擐甲師侍，女巡視防禦，號令審明，島津氏兵雖猛，竟不得拔。府

內城。今以侯之封小。規摹省約。撤去羅城。以為市聚。大友氏累世霸圖之盛。不可復見。其彷彿宗麟時。控引海外華蠻商客。交易饒利。西洋人宇留龕伴天連等。乘是賣姦。傳播天主教。宗麟尊信。迷惑失智。邪說入我國。自此地。我

源氏嚴禁邪妖。排斥異端。雖其巢穴。至今肅清。距城三里。曰濱市。四方商賈。以此月相聚。為貿易。百貨山積。莫所不在。關西交易盛者。有三。安藝嚴島。讚岐金毘羅。及是地也。俗之謂三市。宿旅逆坊。間終夜喧嘩。二十九日。西行海岸。路極細。遶山腰。出高崎山下。大

友氏墜瑩。其處最險隘。若牛馬相值。不可避行。是以欲上下。則必大聲先呼。示有行。而過焉。過此下山。為別府。為濱脇。比。有湯泉生焉。余浴別府。曰。能瘥百病。濱脇不別設浴槽。就海灣生湯。手自掘沙。沒身其中。能瘥打撲傷如神。二峯突然衝天。曰。由布嶽。曰。鶴嶽。其麓逕迤。走接海數里。草野不耕。大石礪硯。蒼黑枯瘦。如歷焚燒。又大石二條。牆列四百餘步。所謂石垣原。慶長中。黑田如水。大友義統。戰爭處。道左有吉弘嘉平墓。墳上石龕。藏牌子。書曰。統雲院殿。保勝運英大居士。傍書九月十三日。字。義統。將黨石田三成。嘉

平諫諍再三不可。三成果敗，黑田如水來討。義統戰破。嘉平曰：我當以死殉國。自帥軍防戰，遂死。土人感其忠烈，奉之建碑。歲時為祭。又所請有驗，賽以熬米穀。田間男女方刈江籬，輒潮溉之，削為絲，以織席。關東所謂琉球，而西州皆謂之七島。抵小浦，投脇子善。子善為中井竹山門人。竹山每稱吉門高且相傳。脇屋義助後，可謂貴胄。

九月一日，子善使門生二名導去。過日出城中，正勝寺觀鏡蕉庭雙生二株，歧出枝桠數百，幹大數十圍。是嘗大友氏盛時苑囿中物，後移此寺。鏡蕉大樹，在

和泉界津者，為無儔匹。是亦無多讓也。

二日，辭子善。子善使奴送至古書所謂赤江地獄之地。其周回可十五丈，陽泉沸騰，噓泡蠶，如飛星相追，聲復似鼓小缶。中則縹碧，綠側太赤，其深不可測。古書既有赤江之目。千百年来，池色未嘗改變。十年前池鳴波湧，飛沫射空者數日。尋又大風雨，岸崖塌陷，巨石大樹不見蹤跡。池色自是變，其中失赤綠側獨如舊。上山數里，得一湯池，其一冷，一熱。適中，可即浴。一則炎熱，奇毒，救養者作架池上，甃石四圍，通戶數尺，下垂蓆，使氣不泄，不闕，僕而入之。伏架上而取溫，能瘡痔。

濕瘡類。石垣村雙丘駢立。側開窟穴。南者其口小。不
儻則不容。入內視之。四旁結石。覆又以一大石。大可
布六席。北者。口濶中廣。隔成二室。每區四席。六石圍。
土人謂之鬼窟。南者女鬼居。北則男鬼處。子善昨為
余謂之曰。好事者觀鬼窟。多為說。或謂古史所稱豐
後有窟穴者。抑是乎。余於諸國。見如此者多。上古穴
居跡。而不足恠。然此持其大者也。宿砮村。

三日。濟道尻川。地廣人少。草野榛莽。或連數十里。氣
家殆類。下野陸奧等。偶有村里。向之。非隸熊本。則竹田
之屬邑。行五里許。得螺岳。山形殊異。當衆嶺之表。故

行遠者。東迄周防國。猶能識認。以其隱見憂客路之
遠。諺云。遐踰周防洋。顧使人傷。歸渡周防水。望使人
喜。古今郡時。以是山頂。為三郡之會。紵其所生之茅。
以記疆界。於今茅咸。各指其方云。山下有渠。長八九
里許。廣七尺許。熊本藩士某建白。鑿此導源。玖珠山
以溉田。數萬頃。野蔓化為膏壤。享利者多。玖珠二峯
駢立。雄拔時。吐雲自蔽。其奇使人注目。忌倦土俗。
稱山下泉。有曰真珠池。環神祠。鑿雖旱歲不乾。頃者
一旦枯涸。有得銅錢數千文者。蓋累年人之所賽。不
朽壞以出也。宿玖珠。

四日。曉氣淒愴。衆山悉晴。惟玖珠山生白雲。縷々不
斷。隨消隨生。譬如續出。是頗奇。其他則凡山耳。數里
行草茅。玖珠盡後。阿蘓現前路。傍松栢成林。短矮不
長。問之阿蘓常燒。每急風煙氣擊搏。是以樹不能喬。
阿蘓為山。突起千仞。其巔窪然為坑。猛火自焚。日夜
不絕。如續薪蘓者。比之淺間之火。加烈。雖有登陟之
志。非登三里餘。不得窮火穴。且以霖雨不晴。土人拒
之。大明會典載。封此山為壽安鎮。以建碑。今訪之無
有。按彼雖行之。我不之受乎。猫嶽在阿蘓南。其山之

本邦無以峻名。唐山有九峻三峻。斯山不失七八峻之
實。今茲六月霖。此麓崩。水大發。肥後一國水之所被。
淤泥充斥。下板梨坂。兩畔巖險掛空。下到仰望。山抱
阿蘓一郡。古水不決。蓄為湖。蛇龍水物為民之害。阿
蘓神相山。窮低處以洩水。湖化為田。其穿山處。今為
瀑布。後又禽獸害禾。民以為患。神復狩以毆之。或斃
隨水。因名其瀑布曰數鹿流。神之有功德。斯民深矣。
民祀以為阿蘓明神。延喜式等。收以為正祠。宜也。謂
其祠官曰太官司。元弘建武間。屢將兵勒王。稱曰阿
蘓太官司。皆是先祖。阿蘓祠長屋板覆。局為十區。顏

曰一宮二宮列以其次。至于十宮。惟慢皆畫鷹翎。是菊池氏服章。菊池氏數世有斯國。威名奮遐迹。祈神求福祥。奉惟幣什器。以為賽。是襲其舊也。祠前有二墳。土人呼為陵。實為神墓。既已名陵。非人臣之稱。或其帝者乎。是所未詳也。距祠北一里。有小祠。曰霜宮社。阿蘇郡地高。霜早降。不黍蒙害。是以每歲自七月至十月。使少女子就祠前燃薪。以歷寒涼。若有怠消火。繁霜直墜。熊奔戾於板梨村。置戍。閔人太嚴從寬。永中天草郡盜賊大作。而惡無藉之徒。往來為聚。有此事。宿內牧。其南有阜。隆然。曰指冢。蓋京觀。然何年所築。

未詳之。

五日。內牧西南菹。茹一里餘。曰常鶴沼。蓋阿蘇為湖。時之遺跡。水中生磚。子草。土人八月下旬。卜日刈之。先置數束於阿蘇祠中。眾民爭取其餘。或為繩索。或為御牛馬之具。堅韌堪久。玖珠以西至此。山深海遠。魚介稀賣。酒家燒菹。菹為下物。阿蘇郡已下阪。至此復下山。有二重山之目。風雨急疾。箬笠油衣為帆。脚先意而迅投。宿大津。夜寒。亭主貧。無襟。出半掛。一領借。以掩肩。則脚露。被脚則肩出。一上一下。以終夜。六日。自大津至熊本。相去六里。平曠無陵阜。道幅十

五步直亦如曳繩。天下道路其大如此罕見。民或犁道半為畦。行樹大松大抵四五人圍以上。加藤清政築熊本時所植。以其老堅。嘗斬造舟無成。路右有立田將監故堰。今年白河決溢。嚙堰山腹。坍塌窟穴數十現出。多橫穿深入。蓋地道之類。白河遶道左。濁浪滔。自六月大水不復激清。草木根莖。胥在樹巔。是洪水所經。城圍所浸。人家破傾。衣糧流沒。於是擔荷畚鍤。運泥除砂。雖聞水之成災。不思如此為暴。加藤清政築熊本。竭人力。不惜財賄。專要其堅固。樓櫓起天際。蒼瓦粉壁。帶日閃爍。天下以浪華姫路熊本為

三城。道其宏麗壯嚴相敵也。清政初築。謀謂禍亂未艾。若浪華有傾敗。則奉豐臣氏。退以據是城。猶能制扼九州。足以偏安霸業。其忠筭秘計。寔可嘉之。特恨天命有歸。謀無所施。方今侯國文學之盛。熊本為首。是以欲駐以交文人。以水災未平。期之歸路。去至高橋邑。樟木多壽。大七八抱。不足為異。東國所不有。人言此樹不堪歲寒。向者春寒風雪。樹巔咸枯。其是相槁。亦槁。是為寬政六年。余在江戶。自正月十日。至十三日。其寒之甚。着重綿就火。猶懷永。然則其年極東西海涯。天氣所施。布同然乎。邑東有侯別館。依山臨

水其構華潔也。一水通海為港，舟舩湊集，有任載石炭，似石能燃，諸國所不見。筑後三池產之，用此多煮鹽，炊飯則帶臭。越後國所產之薪土，與此相似，但彼去此石異已。丘文莊於大學衍義補，云言斯物，路出山背，雨甚急，路狹石多，入夜無燭，前途遠近所未記，無聊亦甚。下山茅屋十餘家，曰近津，道其近海，清政恐有水害，欲有戒心，以名之。余欲宿，辭以無買米，乃以甘薯海錯充餓。

七日近津無舩，取山道以費，意在求舟，故遍問瀕海邑里，抵宇和村，寺門前建碑，文用國字記之，其畧云

寬政壬子，肥前國嶋原雲仙嶽大燒，山崩海湧，濤波衝肥後國瀕海村邑，一刷奪去，為一片沙鹵之場，不復見有人家蹤跡。賤災速避者得遁，顧戀財賄，遲疑不斲者皆死，因書使警於後海之挿入二肥間，其狀如世所謂鞠繪形，島原在其腹，宇和近津旁近蒙災之地，附其背，腹之崩，背受其震，理所不免。清正名以近津，存戒也。於今則雲仙澄晴，使人有仰止之歎，而忌吐火降災之慘，宿腹赤村古昔。

景行帝討三韓，駐驛筑前土人獻紅魚於行在。

帝見之曰此腹赤魚也自茲

朝儀有腹赤贄土俗云是所以名此地然筑前肥後相距非近筑前亦魚蝦國而以為此地產似無實證但既腹赤為名所產紅魚特大類異常有不可誣者村北有小祠曰女石宮祀

景行帝妃其海崖東西十里名曰女石浦

八日腹赤無船沿岸至長洲亦非官渡便舟復無與漁父謀買一艇風正席掛其徐如在枕席往見漁舟屯結繫扣船舟子曰是網魚也此海每秋初火光生海面熿如燒波或絡繹往來蓋壯觀也名曰不

知火

景行帝嘗觀火光為紀東為火後西為火前土壤肥饒且以火焚燬為災改火為肥其聲同也當船頭有白光一點怪以屬目樓閣次第現出嶋原城也舟達多比羅婦女雖嫁且老皆存眉毛不剔宿三室終夜聞潮聲

九日村落以是日祭土神報賽歲物成作餅餌以饗親賓家有白杵聲每逢佳節益思親句使人吟出感愴至會津會津村名也島原地中雲仙嶽村里城邑周匝四邊至會津雲仙餘勢既盡山草而表裏皆海地

脉欲紀財續。蓋要地也。島原侯置戍。視行旅。寬永中。邪蘊賊天草四郎唱邪教。惑衆作亂。據島原天草。爾後條禁奉邪教者。尤嚴處法。自此西去。土磽确少。田依山蔭。蔬又以漁為業。網鯤暴軋。巷上腥風撲鼻。宇喜村西南帶海。空濶冥茫。雖島嶼無入者。惟知波外有唐山已。田間山茶方開花。至實熟。收取竿之為油。宿矢上驛。驛中為官道。修治砥平。十日。日見山酒店。憇亭接簷而造焉。以近長崎。奢豪之俗已可見。下山入溪。跨溪以石梁。梁甃石起之。下開上合。以成二間。其狀似目鏡。俗謂之目鏡梁。是已。

為長崎。其地方一里。其西地乃坵。海水入之。故其形如燕尾。重屋累居。切海溢山。唯恐不相容。

官開互市利。引夷蠻于此地。其餘利之及編戶。富庶如是。主德見如圭。如圭為宿老。其職掌互市之事。十一日。土人方為諏訪神祭。鹵簿儀衛比王公。輿神厨。巡街衢。觀者拜跪叩頭。男女十歲許大者。四五人為朋。盛服蹈歌。凡有三十餘朋。中有唐言。唐服。謂之唐人舞。唐人出觀。最悅而見之。辮髮胡服。容儀麤率。不識先主之餘俗。復何所在也。吉村迂齋來語。好學不仕。教人食饌。

十二日。芳澤武卿彭城清八來見。清八其先楚彭城人。避明季之亂。以歸化。命世主譯事。見主譯者。皆非善經學文章者。特筆記唐言通俗者。以字數類聚。自童稚而誦之。足以接話唐人則止也。其人固非士類。有韻致者亦稀矣。武卿南部人。遇游在此地。以其與余同國。喜相見。

十三日。諏訪祠前張散樂。過見之。衣服帳幃華麗。駭人。諏訪祠之於長崎。鎮守神也。邪蘓教入國既久。頗傾人心。故欲以法禁之。以教導之。今祠官祖青木某。有關異之志。建議起此祠。時僧隱元亦蹈海來歸。

官特崇信之。使知所依歸。隱元統出乎黃蘗。於臨濟曹洞外。別立黃蘗派。是亦所以使斷絕邪蘓教之一術也。邂逅永富充國。此人能文。五島侯之文學也。遇佐阪士禮。余在江戶。與士禮同窓苦學。義如兄弟。不圖握手相見於五百里外。過至崇福寺。長崎平地。市廛搏地。寺觀倚山。墳墓在半腹。回瞻之。東南北皆丘隴。中元墓祭。必持酒菽到墓前。舞蹈歌謠。是俗之陋者。使外國人觀我俗如此。非復美事。崇福寺。所謂唐寺也。恒牆堂宇。壯鉅堅朴。守瓦隻木。繩墨既成。舟載來造。不歷我工匠之手。扁額題聯。多隱元即非之。

手書。門側有關帝堂。以此日札謄者多。嘗住持夜夢。關帝謂曰。我鼻梁受創。頗痛。汝請療之。住持走見。其鼻果傷。因捕葺以祀。由是人稱此像為活關帝。

十四日。抵立山邸。鎮臺所館。訪佐阪士禮。

十五日。游苦宮。溪流下石。色如鳴玉。其祠則祀稻荷者也。所以名若官者。未為詳。又至松森。菅公廟。綠垣雕刻精細。悉農商執業之狀。其側多長松。鱗甲皆如龍。十六日。過芳澤武卿寓居。遂又過如圭別莊。觀菊。十七日。拜

神社廟。先是鎮臺相議。長崎者夷蠻入港。應答禮重若

措置致謬。非一國之羞。非依

神祖之威靈。而安能得鎮撫之。於是乞請以營造。自鎮臺頭。目至宿老通事。以是日謁。

十八日。穎川清八來語。六通事也。其先祖唐山穎川人。

十九日。過河合梅千多邸舍。是我外族。從鎮臺中川飛彈守。祇役於此。

二十日。游崇福寺。觀唐人筆跡。教幅。晚供酒饌。什器。割烹全倣唐。

二十一日。餞送河合梅千多。縣令高木作左衛門。籠

養禽鳥海外所產又有風銃非尋常裝藥發出之類
穿架中空使可蓄風設轉機引氣風氣已實轉機不
復輪以此為度送下彈丸準以發之彈力不及藥發
才擊燕雀其響亦乾

二十二日。穎川四郎多清川某未見亦通事。午後與
四郎多游大德寺。寺隣唐館。

二十三日。游福濟寺。亦唐寺也。後山墳墓皆唐人客
死者。是日唐人來祭。僧侶諷誦川唐音。梵唄大器。奏
畢。後堂引之。以供酒。船主胡寧遠費西湖。裁副蔣菱
舟皆吳人。頗有文字。及通事通姓名。問目數條。疏荅

皆舉。芳澤武卿亦與筆語。唐人辭去。僧侶送出石門。
俯仰拜揖。余又至淨福寺。見水晶屏。鮮麗駭人。有東
坡四時墨竹。及琴碁書畫游圖各四幅。皆名品。子昂
唐寅等書畫數卷。真贋似雜。要待具眼鑑定。庭植椽
榴竹。

二十四日。佐阪士禮酒肴邀我。

二十五日。訪林百十郎。其祖林公琰仕明升高官。及
其滅。恥身事二姓。浮海役化。世為宿老。衣冠度量衡
類。余其所藏公琰將來之物。子昂墨竹一卷。其首大書
脩竹賦。書畫二妙。百十郎曾祖道榮亦有書名。藏其

一軸。筆痕適美。楮林達夫拉余遊清水寺。觀音閣後有碑。獨主所書。又過大音寺。睹開山功德碑。其文物茂。卿撰清人書字。

二十六日。謁見鎮臺平賀式部少輔。與我公有舊。因延見予。

二十七日。過洪福寺。為瞻磯野子準墓也。子準在昌平學。忘年結交。嚮從鎮臺來此。罹重艇病。自知不起。述絕命辭。墓側主碑以雕。余至此不覺潛然。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雨。

晦日。高松南陵見訪。老儒也。乃扣松月菴。是淨福寺後院。見渡海羅漢畫軸。未詳誰人所作。子昂作跋。仇英獨樂園金谷園桃李園西園雅集圖。陳彭年王元美等跋之。

十月一日。有藥園。

官之所闢。草木咸唐種。恨時屬凋衰。後抽擢空枝花。葉難辨。又過崇福寺。見檄攬樹。

二日。迂齋武卿耒語。

三日。千里鏡。海國要器。西洋製造多佳。余嘗奉命欲購。求匠人持一條耒。累年舶耒其數。臣多然。如

此物匹儔甚罕。試見諸遠眺，乃携登福濟寺，望深堀野母等屯戍所在。咸未於尺尺之間，如手可以捕之。野母最遠，在七里外。其戍前立木楹，舟舶入港，則揭旗為號，深掘受，而又揚旗，而玉浦，而長崎，俄頃以達。今分明見其設。若捨鏡徒見，玉浦以外，茫洋矣。此器精妙可歎。

四日，西洋館在出島，出島本無其地。西洋人埋海面，自作館舍倉廩，沙土木釘，一無求我。

邦，其國載來，其長曰加比丹，好樓居，每柱挂硝版自照。又設硝櫃一間，其前列硝壺，油藏小白龍白猿等，其

南有書記室，以皮為紙，羽為筆，油為墨，文字蟬行，卷首在左。近世讀蘭書，通其言語者，稍多，余不學之，則不能讀也。有戲器一座，盤高典帶，方四尺許，一隅有穿，皮囊承之，赤白二丸，杏子大許，以挺衝之，或疾或徐，或二丸觸擊，周匝久之，有止盤者，有墜穿，以論贏輸，供愛酒二瓶，容藏瓜二標，皆異味。牢養牛羊，我邦無羊，牛之形狀大異，鬣際有肉峯，有事擊饗，又抵唐館，揖造自

官，每船主必別棟扁額，聯題各戶，充滿有菩薩堂，中央祀天妃，裝嚴頰至，儀仗森列，堂前有燒紙塔，高三

尺強。蠹灰塗起。狀如今俗所用行燈。上下通五六穿。有字紙必投其內。盈即燒之。唐人重文字。故不敢妄作。返魂紙過賣西湖館。西湖出迎。引樓席上列盆菊。張綿布擬埒垣。如入花園。滿開團栾。清香襲人。雞豚酒羹。珍異滿盤。酬酢則醉後為之。其始各異。林孟請其吟古詩。欲謹聽之。固辭不敢。不識以吟詩比鼓。趙岳乎。其為人愷弟。似不設城府。拒吟詩。獨然可怪。需其書畫。即作數幅。館中茶店酒肉。揭招牌以邀客。為交易。有題南京茶食。其餚何如。不得染指。

五日青木惠德見如圭。拉余舟游。是日秋氣微霽。清

風拂衣。山水長價中流。酌酒詩歌唱。酬蓋壯遊也。乃援筆以記其槩。舟及玉門戍。又轉至蛭子祠前。上岸憇祠官家。酒肉復薦。少頃夕陽沒。山水烟林霖澗。飾江山復呈別段之景。趣初更始歸。近水人家烟然。點燈所謂玉門戍福岡佐賀二侯間。年更番遣兵戍。此大抵長崎海水入山間。如葫蘆樣。戍去長崎一里。在其腰。所對岸置二戍。以防津要。設大銃于庫內。苦過有事。使排窓點火。大銃皆可發。岸下船廠相列。以備戰艦。又戍西每一里。砲臺封據。戒嚴詳悉。

六日訪鉅鹿助五郎。展玩古書。盡助五郎祖魏九官。

於明朝為顯官惡辨髮俗避之我

邦其家藏未時所携之唐物魏九官於我

邦保壽長年當其賀誕辰唐山親故贈壽章書畫皆繡

成又董其昌親迹赤壁賦十四幅字掌大

七日訪白龍道人年七十餘好作詩自負曰唐人某

嘗觀我詩擊節我詩勝唐人

八日訪佐陔士禮

九日訪近藤重藏六江戶所知

十日游曇華院崇福寺後院長崎人士為余餞送賦

詩始知小栗大進小濱侯之文學畫人宗丹之後

十一日林百十郎小栗大進檜原達夫來從史游鳴
瀧鳴瀧在長崎東北水從山間來駕石而下石高丈
餘如人之頰水狀類梳下白髮被面有題字在頰上
處曰鳴瀧林道榮書每夏水潦盛沙礫磨楷故字半滅
鳥水落於石莫不皆鳴其聲不大不小惟此宜聞是
所以擅鳴瀧之稱乎其北名龍岩岩在山腹色如淡
墨塗出雙角生枝揚首于草間殆欺真龍使葉公見
必將走焉又有一岩望長崎於眼下以石叩岩則聲
澹澹然久之然後響止因喚名澹澹岩只恨就其間
刻佛謚曰某居士某大姊者甚多下山墳墓累稱有

稱東海墓者，亦歸化人。家甚富，臨永訣時，謂子弟作墳墓，其墓削山成三級，甃石圍側，雕鐫文字，花鳥類。洪纖得宜，刀法極工，是以初營之也。歷年不成，土人諺曰：成得何其遲暮，定是東海之墓。夜歸南陵，達夫武卿等飲餞。

十二日，如圭舉家崇酒訟別。如圭百十郎四郎多武卿送至日見山，就亭子開榼，復飲。達夫誦明日相思無故人句，武卿和之，乃決別。下阪數盤，如圭大呼曰：卿國在天涯，君自愛，余不能仰荅，宿矢上如圭使一奴猶共從。

十三日，反奴道前日所經，唯物候稍老，景致亦變，未既悉斂，方種牟麥，男女被野。余在長崎，如圭勸薩摩行，藩學亦盛，余欲行，鄉書方達，阿母云：以明年首夏，度丈君欲携家赴越後，汝歸莫誤期。於是薩摩行不能遂，我為處士，無所係累，乃心約之，再遊東歸，宿三室。

十四日，復至多比羅買舟，以風波不可發，邑無逆旅，有一老媪，無別生理，邊宿遠客，得微利以糊口，投宿其家，日猶午，室亦陋。

十五日，平明放舟，天氣開朗，仰願雲仙，金比羅，雲煙

如帶，裊然撓屈。離山即消矣。高瀨木葉，諸峯對岸
出西北，與雲仙金比羅兩奇雙映。前望後顧，使分拆
一身置兩處。各得竭其奇。久之，西風迅急，怒浪簸舟
掀舞，不能起坐。謂舟子曰：「江海上人，每慣風波，猶以
此為尋常乎？」舟子曰：「否。如此則罕有。秋冬際，動輒天
氣俄變，舟人之所畏，乃勉執艫，漸達長洲，取道高瀨，
至木葉宿焉。舟中可望之山，列千道上。陰晴既變，無
復全朝之奇。」

十六日，到熊本訪村井椿壽，不在。宿逆旅。天草豪戶
某亦未宿，語其風土。

十七日，過大城壺梁翁語江戶決別。尔未事，悲喜不一
見息文，多為時習。館句讀師，乃留寓其塾，出訪村井
椿壽。此人以醫鳴九州，陸奧津輕諸生來學者，前復數
人生於東海，學於西隅，能師致人弟子，萬志可兩嘉也。

十八日，壺梁翁延至別莊。其坊謂竹部，即負郭巷牆外
接田園，禾稼尚在。棲畝鳥雁就哺，不恐人。田外岡阜
楓樞，經霜濃紅，欲然。乃命酒吟哦於浦飯田。諸子亦
尋至，斜日極晴，霜葉加色，墟落含烟，趣更奇。秉燭乃
還。

十九日，壺梁翁藏沈石田山水人物，休榮汲溪圖，董

其昌詠蘭四絕咸真跡趨見高本敬藏辛鳥戈藏敬
藏為時習館督學才藏為時習館訓導

二十日飯田季札愛甲某等拉余游靈巖洞入城門
有名百間掘高數丈累大石作之下入上出飽然如腹
便、欲登者固難加藤清政老臣飯田覺兵衛森本
儀大夫威武卓然特巧築城顯名此或二人所作與
覺兵衛始作角豐公美其積戰功更命為覺凡軍中
豫取勝為覺復出城門是為西郊有清政寺清正墳
寺因名焉清正生時信法華教背旗書南無妙法蓮
華經字敵常認見恐懼磨鎌村以西山水潺溪多生

薏苡茂竹脩篁往、聞人語雞犬知有村落得金峯
登之黃菊野生開花比蔣莪者加蕭散松杉夾磴一
直窮頂前者跟脚在後者胸臆唇如焦喉吐焰路右
土窪樹毓寒泉微滴有亢承而蓄焉放杪其中以供
酌飲蓋登者至此必渴無不飲也絕頂有坐王權現
祠其額熊本先侯書全峯孤立特顯難有他山但陪
其脚已於是遨望無遮八代宇土天草等城邑雖脚
未踏其地今賴斯山領畧形勢南下阪路登者為北阪
南阪比北阪更意名曰眩猿似水經注所謂猿從失工捷
類人如轉九直至岩戶村有寺左右石壁高數百仞

雜樹就罅隙托根披垂根逆其間安羅漢五百軀洞
口嵌然在其左中建觀音堂上圓下方處可布數
十席圓處鑄靈巖洞三大字旁又有元僧東海四字
較小有印章不可讀字逾強刻亦妙其以左高不可
就打所謂鼓瀑亦在斯山中以日將暮不得到
二十二日過左田氏見古箏桐色古蒼形制與較異
裡面雕字二行惟可讀壽永字其餘漫漶難辨曰得之米
良山中余舊聞米良在肥後東南重山復巔溪間散
處有數百戶殊不與山外通距今百餘年世始知之
以隸官籍其俗長劍短衣儼然武人古器戎服藏之

者多或謂平氏遺胤也觀之於此琴則見其言之可
信過高橋邑見其宰齊藤高壽為人磊落恢放有古
俠者風喜刀劍磨礪裝飾手自善之試斫甲冑品其
利鈍子牙納交二百人名之豪傑黨呼高壽曰豪傑
魁

二十二日訪境野嘉十郎觀犬射射圃在城樓下周
回四百若干步柵圍堅窄門在西南隅書記亭在北
二人坐對簿衆馬南列手擁弓腰挿矢監察二人亦
騎立兩頭奴牽犬出就中高處衆馬近圍監察揚鞭
曰叱奴解繫犬乃走衆爭射犬之狹者巧出人右使

難射於是或迎或還馬蹄繽紛一整一斜趕以射之
監察視其中否謹告于書記蓋古射儀也中古以來
失其禮肥後薩摩二藩存之爾

二十三日城南渡白河堤上多楓映帶箬林有榭垣
女塔高一丈所苔蘚蝕石文字有無且不可知女古
娼妓善和歌一時名人清原元輔等多與之唱和其屋
檜樹皮以覆且圍之以風流遭人賞士君子猶傳不
滅其實踰于庸流乎所未詳也天明癸卯年工斫石
於山遇坑中有篋其蓋有題曰檜垣女像自作貽後
意此婦生交文人死留像圖後名而為此慮乎歸時過辛

島才職時習館諸生會集賦諸履滿戶外樓曰朝爽
金峯在西秀色可攬

二十四日壺梁翁杉浦某欲浮桑湖其勝所舊聞心
甚慕乃續二人策距熊本一里湖水太清水皆簇此
地非別承源流葭蕪既枯鳧鷗恣泛沿岫亭館悉是
富家別莊放舩命器師得小魚温酒擊鮮壺梁翁俯
延手摘取水苔曰是所謂水善寺苔染醯餒之味甘
岸上有水善寺所以得名已而酒盡矣買村釀亦美
薄暮醉歸

二十五日見井上平八其人敏於學村濠濂浴說能

通習世故是以早登要路

二十六日抵高本敬藏來語者四五名皆彬々文學士也方今侯國一切據武為政不以文進退人物肥後獨以文藝取人故人村方盛有天巧行丸者狀類黃雀卵有小孔鍼眼許大海之所武玉石類然未審其為何物記以質博物者

二十七日游竹裡園諸子為余餞

二十八日至藤森祠門側有一巨松清原元輔守肥後時手自栽於此繁茂既久三十年前就彫槁矣有碑記林道榮所撰文且書

二十九日辭熊本東北郊平陸道路獨卑如行甬道土人云此國至清正更作道路使如是當其出兵欲敵不知村落中有設門家是藩士土著以別平民菊池郡治隈府隈府亦菊池之魚稱肥後有熊本久摩郡隈府聲皆同地名多用斯聲求之古言則或有意義在所未詳隈府有池周回數丈池心生水仰涌泡起狀如菊華因以氏地菊池氏累世治於此寐阿武光以來以忠誠雄武特顯矣後為大友氏所亡人家繁富上田膏沃猶其餘業哉有即采樹喚曰將軍樹是懷良親王手折枝挿地枝葉根抵俱生至今鬱然

造天矣人若卧其下則夢中不覺轉移原處蓋有靈
依此而有然云宿村豪宋氏其祖事菊池氏雖今至
瑣尾在民間尚祭菊池氏歲時不怠菊池氏累世墳
墓在心觀寺心觀則武光之謚以是名寺為武光創
造也寺有老栢一株其下乃所葬武光之處古碑斷
壞無存宋氏捐財更建碑方碑龜跗其制全摸湊川
楠公碑藪孤山撰文而澀江右內書字其餘之碑則
在寺東南砌剝傾側無文字可讀者以世教教之則
似無闕者云蓋方

皇朝兩判南北分爭天下士反復無定操終始一心於

王室者蓋新田楠那波結城等而子孫數世忠義不變
菊池氏一家耳其德深入民心雖野父蕘兒敬謹不
敢入北城過前則必趨寺側田往、犁得古瓦有菊
花紋疑寺古大刹瓦覆有呼大射場地菊池氏講武延
十一月一日至宋文五觀古書畫數品有假面刀鐔
古色可愛嘗於菊池壩所得余欲上壩壩東去人家
數百步陵阜隆然呼曰龜甲既犁為田有二井皆盜
矣上方僅未犁處遺礎為惟是乃征西將軍懷良居
館址土人非跣不履其南地高有老栢三株曰內裏
枚懷良非帝者以親王鎮九州通使明朝明朝封日

本王勢比帝王是以呼之謂內裡乎山嵒在北為箭
筈岳連綿於南為鞍岳二山雖不甚高以菊池氏著
千世有馬元章有詩曰箭峯新月隨弓影鞍岳行雲
落馬前去墟北半里有北宮祀八幡神藏團扇以皮
制懷良軍中取執又有木像十二軀刻帶蹲踞每軀
有銘曰大願主肥後守藤原武朝願主藤原氏應永
癸未六月一日

二日過澀江右內語其先世居肥前有妖孽

稱德帝使之禦之有驗後移住肥後有水獸稱河太郎
九州最多害人亦夥其物如獼猴滑液被體時出與

鹿野呼舟以渡是乃矢部水上流宿志久

五日雨雪霏々肥後高山其頂皎白李猷吉所謂起
望昨游處惟見滿山雪不圖光景迫真道在松樹中
秋時生香菌國有厲禁不許採摘九州中筑後最為
平行四顧寂寒荒廢稍多東北隅獨有山相連其窮
處為香良山大樹鬱葱堂宇高低武內大臣廟存焉
如登此則旁近勝形可領畧欲即探之有岐路一東
一西東則通香良山西則達久留米得一則失一為
之踟躕既而決策與有山川登頓之趣不如為人物
風俗之觀也久留米亦一都會始

官以筑後一國封有馬立花二侯凡每國田數公私必異公數常縮私數常伸立花侯先公數自取故有馬侯封地特大云筑後川橫流平原兩岸隄防數十里不斷於九州為大河有筑後次郎之稱以次阪東太郎也阪東太郎謂利根河也方其上流遙望玖珠山嶽源豐後可知彦山熾然接空昨夜雪如覆銀甕至其他山則峯稜崖角勢緩者盡埋其急峻未悉沒以見其高佷淺深之概抵木口村有大道來合焉是長崎官途也踰二筑界初更宿湯町有湯泉故名其言町者去太宰府遺址近其盛時衒衒及此乎

六日發湯町天拜山當北而左焉其頂稍平高樹駢列菅公登此祈天處蓋畏其遺靈草木為之不刈也入太宰府地華表以內民居西畔挾道菅公廟前老樟深鬱二天門回廊拜殿皆備焉焜耀閎壯結構華深側有一室題曰浮殿歐湯恒所書浴室額趙即之書古人所謂惡札於今以數百年物人猶重之一池灣然繞其外有橋而通焉凡神廟有池曰神池其制似倣古學宮泮池池畔下榻煮茶待客懋氣象酷似江戶神田湯島茅廟廟西山嘴大石歌仄林木根莖纏其間頗幽深有塔半蝕苔題曰傳衣塔寺僧曰菅

公隆天後埋其遺衣於此古者

朝置宰府前後遣官員不可知其幾十百名獨管公
蒙讒憤激忠義之氣凝結為神百世廟貌精禱有驗
不二盛乎廟南有山突然入雲曰寶萬山士人云有
橘姬故事我亦詳其所以然足以為斯廟壯形勢也
又北連山中有石壁如劈鳥道一線通其上是為高
槁紹運故墟紹運為薩摩見圍城危在旦夕薩摩勸
降昭利紹運義如鐵石城陷遂死百世下聞之猶感
慨今觀此墟壯士莫不泣涕立花侯近命藪孤山撰
文相碑觀音寺今一野寺耳蓋與宰府為盛衰乎管

公詩所謂鐘聲今僧絕無敲擊佛堂中置大石磨重
數百千斤非人力之所容易磨轉名之曰鬼石磨然
其實經營宰府時磨土作瓦磚類云又至都府樓蹟
山擁東北西南平野遺礎數十基羅列田間礎大方
二三丈許石質美澤旁近州郡類此者無有土人曰
其或唐石乎蓋田間為妨可移者既移矣此特留存
重大者也想古無侯國以九州力致之一府故其壯
巨如是而臺榭門廡與此稱則不亦壯麗崇岐乎聞
田塍溝渠往々出古瓦甍類有鑄天平寶字字者予
欲必得之草間水底以杖擿扶其已破裂五六十許

大者甚多忽遇陂塘崩塌處蒼瓦起頭地中大七八
十許滿面有人字紋凸起一平字是或天平寶字之
文而失上下予獨語嘆賞盛裝中自擔宿雜所
七日雨霰山嶺雪深北風之急寒不可言抵博多其
富華繁庶九州第一其民多工匠隔川即福岡城東
門門西鄜市六昌蠻夸船舶昔集於此朝聘貿易沙
嘴纖出內抱港外防濤鹿島補其闕乏如開門戶而有外
屏韓人所謂十里勝和歌者流所謂海中路皆是也
若良辰美景放舟游此其樂如何也恨寒風砭肌不
可復久立博多郊外沙路平如掌長松群從有寺扁

門田西都法窟又得一門題曰勅賜萬年崇福禪寺
相傳寺舊在宰府及黑田侯入福岡移寺于此乃始知
扁額西都語非必僭稱謁箱崎八幡祠題曰敵國降
伏祠北面隔海對朝鮮古者三韓屢寇筑紫欲舊神
威靈壓也又謁香推祠祀神功皇后二陵扶路向之
曰南者神功討三韓猷馘作京觀是也北者埋后兜
冒名之兜冢其上有石製兜冒兼以木其木六化半
成石每三四里必有石井瓦屋欄杆圍局鑄甚固豐
公叢軍朝鮮歷涉此地頃營鑿井是水皆是也黑田
侯先自豐公時始有大國遂課將於我是不敢忘

舊使其餘漑不褻用其忠厚亦何異也宿青柳
八日禾稼未刈鴻雁鶴布田此年穀多不升是以
禾收待司農巡閱然使禽鳥飽我不知其解所至沙
路不覺失官道而誤左宿于蘆谷此為蘆江口
九日波蘆江往見舊墟筑前之於九州為形勝是
以蒙兵禍亦數矣至若松倉廩數十屋民人群至出
入米穀青柳以東郡縣租稅二十萬石盡以轉輸水
陸便宜外為玄界洋內為黑崎江更倉山從江上島
嶼羅列可謂名勝也未知古人品目表出已有之否
宿小倉小倉於九州在其首而承中國尾可以控制

彼此實為要地治則禮以厚接亂則武以行蔽小笠
原侯

國家舊臣之曹而鎮此城奧平侯復在中津翼衛之不
識封建之初孰能參議大謀

廟算之妙定以折衝也哉城南有足立山昔者別部清
丸奉使九州手足俄痿不能起立山有湯池數日浴
疾盡瘳因以氏山湯池今無有問之變為冷水
十日風波惇惡舩不可放及晡時乃報風小穗或欲
發舟若欲同之即至余坐舩窓下欲有窺之寒風自
北其疾如箭以射罅隙人皆伏舩底無敢起坐已而得

引島又得岸柳島有佐々木岸柳宮本武藏者皆劍
客同舟渡津共論劍術竟於島中鬪岸柳死因名島
始論岸柳夸而不讓武藏謙屈如不能者而鬪則勝
矣名島以負者蓋惡其夸而貽誡也日既暮北岸燈
火煜々不斷二里所為下關人家櫛比倉廩出尻砌
海涯古書長門作穴門中國九州相距一里自北海
至南海必逕於此如往穴中是其所以得名然若此
水不通則南北往來必將徑四國九州外犯險艱費
日月其不利者不可測天關此地以福斯民大矣宿
逆旅周防國有上關故此云下其曰赤馬關者無稱

也

十一日上阿彌陀寺謁天皇堂相傳葬

安德帝之處堂中藏

帝神像及異本平家物語世所謂長門本是也老松數
株直聳造天名曰隱文字蓋此地隔水正對門司村
古關址所在登是堂者為松蔽遮所以名此樹檀浦
平氏所躡欲往而弔以謁住吉祠取道山北不果住
吉所謂長門一宮也創祠此地祭祀和泉界之前長
府城

王朝所置國府今毛利小侯治其先讓嫡居庶世以為

賢海岫有二島草木深秀左曰于珠右曰滿珠相傳
二珠古之寶玉神功皇后討新羅新羅進兵接戰投
于珠潮退而舟膠投滿珠水漲而舟蕩是以大勝今
以珠命島未詳其故余欲往菽城岐入北道日暮雨
降行樹結蔭雲光二黑高低不辨困顛特甚宿四郎
原逆旅亭主曰古者此處有豪族所謂長者名四郎
故以名地又相余曰子恐是薩摩人余問其故曰子
頭髮溝大髻小所帶雙刀長者甚長短者甚短風度
盡是薩摩人也乃撫掌共笑

十二日歷秋吉村山白石林立形狀類太湖石又有

黜者襍其中遭尤奇者摩玩不忍捨去盛一顯於裝
中地陷窪然者數十所必犁種牛房其他則草野牛
房產此味美稱曰秋吉牛房名品也宿菽城

十三日風雪

十四日觀明倫堂規摹頗壯孔子祠堂廣業堂庖厨
皆具焉講武場六列側有碑故督學山縣公孺所撰
見豐官中村某山縣庄內及學生十餘名明倫堂在
城門內他邦人不許放漫到觀我

公之與毛利侯畹戚至親以義同一藩特使寓目焉
大夫有號八家邸宅壯偉可比江戶八九萬石侯伯

海面群鳥見鳴取
有村落邑里置
郡近地固稍確
莫如長久保主
地固之遺脫
錄或長門管轄
六郡因值十五

第舍山陽一帶侯國皆富迨士庶人甚甚貧者
十五日抵城東觀北溟是日風急潮驕波浪驅雪咆
哮衝岸翻倒其勢欲捲地并去宜乎北海諸州秋冬
後絕航也導者云朝鮮相距殊非遠漁艇遠出往
見山峯彼國漁蝦二遇颶風輒漂到年多有
十六日城南一里有寺曰龍藏寺觀音閣榜揭所謂
綠起其畧曰天平中

京師有營繕天下咸趨役長門太守大蕪丁北踰衆竭
力一大白牛殊負大木巨石頗勞疲喘急
天子憐之休放無復驅使爾後長門牛獨用耕耘已不

敢載重走遠又必生白牛則送此寺畜養若或惜而
不贈則家必有不祥白牛好食素紙似羊大抵長門
通石見山多野狹民居溪間兩行襍穢如雪以木槿
皮製之除官道外咸五十一為一里與伊勢熊野同
僊臺則六丁稱小道一里三十六丁稱大道一里國
中道里不齊有如是亦辨岳為周防長門界群山遐
通相列一必可有名氏遠人獨單欲問無人惟南
海一碧不問而可知下山為山口邑山平頂者曰高
峯大内氏墟也大内氏盛時禮樂制度竊比
朝廷殿堂輪奐藏珍積寶六擬京師招延縉紳敦聘儒

雅然道德不講倫常不明禍起蕭牆數十世雄霸業
一旦燔滅竟屬他人余有懷古詩云喬木造天知故
國世臣滿位抱他腸嘗為賴霞崖所賞

十七日人家隣並相接續者特古者劇市鬧巷之趾
耳其餘立家十家各處整列相成衢街之家不如他
村落向背自恣也見石壁數百步竹樹蒙茸圍繞麥
田疑其為廢苑問之大內氏別莊猶有十餘石橫卧
狼藉蓋園池所有烏土人指其一二曰舩石曰帽子
石大率以形肖命之箬林中有庄七郎墳七郎嘗諫
諍以死民感忠君之義不忍壞圮傳以至今然不詳

其年代事實又有基址狀如受柱之礎蓋古有祠廟
之類然不可知其何神之所安平蓮寺在舊城跡隍
水四圍但通一路檐下榻榜以戒凡寺中草木勿剪
伐之名銜連署皆大內氏老臣如信宿尋古則必有
可悅農商襍居士流絕無欲問而不能也有川跨以
石橋是昔時外邪有石偃卧如可能受一石又容其
上帖然不動名曰重石得二大刹曰勝地院曰善祥
寺勝地院後山建

神祖廟有名於山大石攢立皆黝黑有澤過此又得一
佳山肉勻骨高直上刺天其明媚如洗出是曰西山

以在宮市西因名焉朝人嘗望曰竒哉此山必當生
偉人曩者周南鶴臺皆產斯下土人稱韓人有識韓
人又嘗過州里曰此地昔富今貧我見知之人問其
故荅云舊屋大新屋小可謂眼目知所穿也鯖川方
舟五般鎖繫住架木板為梁南為三田尻北為宮
市魚稱防府古國府趾人家鱗次街衢縱橫款城老
侯館於三田尻士大夫亦宅焉管公嘗遷築紫以風
波惡繫舟留此觀山水雄麗嘆曰我雖躬往宰府如
魂魄眷戀留斯地土俗依其言建廟祠享祀不輟銅
瓦朱柱繚牆雕鏤有碑周南撰文旁有假山曲池竒

石美木國分寺六廣大修潔古昔每國有府府外必
建國分寺須皆雄門今大抵荒涼衰微不過一野寺
於防府獨見古時彷彿有石井欄而護之有碑曰管
公嘗泊待便風屢游寺主僧請公自寫作公乃汲井
磨墨飯田居譙者文也鞞馬浦在寺南卽管公所解
纜處宿富海

十八日道在山脚水涯老松怪岩佳處亦多但風雪
疏密江山明暗隨增價隨減價難為一定品評德山
毛利侯支封劣小市聚耳過此往々海面島嶼基峙
蔥然生樹村中有大石圓而蒼如狗伏背高為樹華

表題曰拜石蓋神或馮依致人禱祈乎宿呼坂
十九日上下山谷間土色皆赭川高平地數尺甚類
畿內風土得欽名山石路盤屈凡數十折其絕頂穿
石通道此阪於中國險艱為第一吳子所謂地機也
降此溪水決、自橫澗來與行人並流驟絕聲音怪
伏窺溪水皆滲漏為枯渠矣土人曰是卽伏流距此
東五里復蕨岩國城德山以東溪多架石梁以其石
易得也岩國城地勢狹隘人烟夾川無餘地跨川以
橋槁長三十餘丈作五大柱每柱疊大石高三丈許
鎔鉛補填罅隙其形上銳而下方上不銳則受水而

必激下不方則載橋力弱柱間數十丈棟梁交架鉸
釘綴之狀如羅網初架橋如尋常者夏水暴漲卽破
吉川氏患之與僧某謀共極巧思營造尔後無復圮
壞之虞僧某者吉川氏聞法僧人名橋曰錦帶橋言
其美也又名曰筭盤橋言其形肖也晚投宿山公鷹
小野道濟耒語

二十日小瀨川小舟以渡唐山所謂步者意應此類
也是為安藝周防界續日本紀

聖武帝天平六年制安藝周防二國以大竹河為國界
今此小瀨川卽古大竹川乎周防長門皆毛利侯封

內每一里必樹木標錄其里程自下關至此凡三十
有六基余欲見巖島陸路盤陀買小舟捷而且便風
波恬靜四望有山有水有近有遠酷得位置六一佳
境下椿至巖島以有天女廟六一謂官島島中不殺生
麋鹿遊陌上類大豚猕猴走屋噉：相鬪

